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

當代

印尼

文 化 ◆ 政 略 與 媒 體

華人的認同

揭開遭噤聲的族群歷史 ◆ 通往被隱沒的創傷記憶

Chang-Yau Hoon 著

國家教育研究院 主譯

陳曉元 ◆ 楊景榮 ◆ 陳琮淵 ◆ 林育建 譯

國家教育研究院與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合作翻譯發行

當代印尼 華人的認同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



文 化 ♦ 政 略 與 媒 體

雲昌耀 著

Chang-Yau Hoon

國家教育研究院 主譯

邱炫元 ♦ 何景榮 ♦ 陳琮淵 ♦ 林育建 譯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
Copyright © 2008 Chang-Yau Hoo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Sussex Academic Press.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2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012 年 5 月 出版

國家教育研究院與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合作翻譯發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 / 雲昌耀 (Chang-Yau Hoon)

著：邱炫元、何景榮、陳琮淵、林育建 譯

——一版——台北市：群學，2012.05

面：公分，含索引

譯自：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

ISBN：978-986-6525-55-1 (平裝)

1.華僑 2.民族關係 3.族群認同 4.種族衝突 5.印尼

577.2393

101008217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

作 者：雲昌耀 (Chang-Yau Hoon)

主 譯：國家教育研究院 譯 者：邱炫元、何景榮、陳琮淵、林育建

總編輯：劉鈺佑

編 輯：黃思霖

出版者：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7樓712室

電話：(02)2370-2123

傳真：(02)2370-2232

電郵：socialsp@seed.net.tw

網址：http://www.socio.com.tw

郵撥：19269524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封 面：王璽安

電 郵：jeanavenir@gmail.com

印 刷：權森印刷事業社

電 話：(02)3501-2759

著作財產權人：國家教育研究院

地址：23703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號 網址：http://www.naer.edu.tw/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内容者，

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

電話：(02)3322-5558

展售處：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http://www.govbooks.com.tw

台中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6-0330

傳真：(04)2225-8234

ISBN：978-986-6525-55-1 GPN：1010100960

國家教育研究院與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360元

2012.05 一版1印

本書獻給父親、母親和秀珍姨

中文版序

印尼華人認同的結與解

讀完這本有關印尼華人（族）認同的新書，讓我印象最深的是，華人在印尼這個穆斯林國家的地位不穩定性，和隨之而來與在地主流馬來族群的矛盾關係，以及他們如何始終被主流社會愛恨情仇看待的複雜情結。這正是作者著墨最多、用力最深之所在。

爲解讀這個存在於主流馬來原住民心中的「情結」，作者對華人在荷殖民時代的移民史略做鋪陳，指出荷蘭的種族隔離殖民政策，種下後來印尼社會族群偏見的歷史種子；反殖民運動中，華人又被批評「缺席」，缺乏國家效忠信念和行動，這些也都是戰後隨時可能伺機爆發的「原華」衝突之潛在危機。也因為這種從一開始就不甚健康的族群矛盾關係，造就和形塑了印尼的「華人性」。

此一「華人性」，或許對內凝聚了華人族群的自保，但對外卻被污名化爲「華人問題」，這在蘇哈托的三十年（1966-1998）新秩序威權統治下，更被扭曲、誇張成爲危及國家團結的政治問題。而就在1998年印尼陷入亞洲金融危機，蘇哈托政權也面臨倒台壓力之際，華人又再次被政府玩弄，直指應爲危機負責，結果1998年五月反華暴動在七個城市發生。之後蘇哈托爲此下台，華人的族群傷痕更爲加深，但也同時開啓了「後蘇哈托時代華人認同政治」的新頁。本書具體貢獻和創意也就在於爲此一認同新政治提供有參考價值的解謎。

對過去十多年，印尼華人教育復興和文化認同再現，當然應

以正面的態度看之，但作者用「理想主義還是實用主義？」和「發揮賦權或只是回歸本質論？」兩個問題，語重心長地質疑過去十年多的印尼新「華人性」到底是什麼？我可以感受到作者所擔心的，恐怕這又只是一種沒有反省深度的「學華語熱潮實用主義」和「高掛華人本質的文化傳統主義」，而仍然欠缺抓住新時代脈絡和氛圍的賦權運動。

而讓我最感興趣的是作者在書中評述了過去十年來的印尼華人新興社會和政治組織現象的是非和真偽。從「印華百家姓協會」、「印尼華裔總會」（華裔社會文化團體）的組成，到傳統華人會館的再興，再到「印華改革黨」、「印尼大同黨」、「印尼同化黨」和「印尼公民黨」等華屬政黨的竄起，正反映了華人新政治的不同光譜，甚至兩代之間的矛盾，性別之間的差距，也都有助我們對於華人認同內涵虛實的了解。

華人政治的新契機看來就是要重新建構華人對印尼國家的歸屬感，以一舉擺脫一直被視為外來者的原罪。在作者眼中，今後華人的社會參與和政治投入的種種，莫不都該以此為最高宗旨。不過，作者也明指，華人社團和政黨也該致力於找尋 1998 年五月暴動的真相，有了真相族群正義才可呈現，而印尼多元族群和諧理想也才能實現，也只有在那境界之下，華人才可以在印尼安身立命。我深以為然。

作者在本書引述不少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筆記，不論是華族或是馬來族的口述談話，讀來都生動真實和感人，這又是本書的另一特色。

譯者序

承先啓後的印尼華人研究

1998年印尼新秩序時期的結束，不但意味著印尼政治與社會變遷邁入一個新的時代，印尼華人獲得新的政治與文化契機來自我培力（self-empower）；同時，它也標誌著印尼華人社會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因為政治氣氛的和緩，自2000年起有更多的研究者申請研究簽證，獲准進入印尼進行有關印尼華人的田野調查工作。同時，有不少華人學者（尤其是東南亞的華人）投入印尼華人研究的行列。這些研究者的投入，讓印尼華人研究的質量產生兩個顯著的變化。第一，東南亞華人學者憑藉著其文化與社會親緣，透過他們既為局內人也為局外人的觀察角度，展現他們對於東南亞華人發展命運的內在關切。第二，更多具有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進入田野，讓當代印尼華人的研究成果，銜續在過往多半由歷史學家擔綱的印尼華人研究傳統，而繼續推移、產生不少結合人類學、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取向的作品，而展演出許多精采的理論運用和經驗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兩股研究潮流皆反映在本書之中。

雖然本書篇幅不大，但是作者運用延伸自Ien Ang的分析架構，將印尼華人認同的建構歷史過程，安置在同化論、多元主義與雜糅性的三個框架，指引出華人性多重建構的制度性力量，不但與國家的族群政策有關，同時也受到華人與多數族群互動過程

之影響。更重要的是，印尼華人本身的文化認同，如何受到這些歷史性與制度性多重力量的形塑。作者在分析立場上，讓印尼華人跳脫出一種在與原住民的互動過程中，經常被簡化地賦予若非「受害者」，即是「加害者」的角色，而重新審視印尼華人多重自我建構的社會能量。當然，這種能量必須考慮到印尼當代族群關係的複雜性，華人性的自我建構有時出於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誤認或發明，有時則不自主地捲入關於捍衛文化傳統代表性的爭論，或是華人社群事務的權力支配。作者除了掌握傳統印尼華人研究偏重的三個面向：華語教育、華社（政治性或族群性社團）與華文媒體以外；更精采的分析可見於最後兩章，讓原住民和華人各自鋪陳他們對彼此的種族意象與偏見。透過華人對於原住民的種族意象建構，作者似乎項莊舞劍地指出華人種族中心論的議題。而此一議題，可能是當台灣社會面臨越來越多來自東南亞的移民或僑居社群時，在族群互動上，到底該如何瞭解與尊重族群文化的差異，所應多方自我反思和學習的。

作者的理論運用和問題意識的導引，在我自己的印尼華人穆斯林研究中受益頗多。此書乃是我的博士論文鋪成好幾章的前導性問題意識之對話者。我個人認為，雲昌耀博士的書可能隱然具備了預示未來印尼華人研究典範轉型的方向。我偶而會心想，自己的印尼華人穆斯林研究不過是受到雲博士此書所啟發，而闡述添加的一個有關華人穆斯林歷史與社會的註腳。自從本書英文版出版後，作者便已快馬加鞭地展開有關印尼華人基督教會的研究，邁入宗教研究的領域，繼續深化他個人對於印尼社會文化多

元性的理論性思考，並已經有了初步的卓越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翻譯乃是集合台灣數位具有東南亞研究專長，以及社會學和人類學訓練背景的一年輕研究者的心血。他們本身的東南亞研究素養和印尼語文的知識，已經運用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特別的是，在校譯的階段，原書作者亦協力將全書修校一次。此外，在此要感謝孫采薇博士、陳琮淵先生協助校譯，以及內子王秉慧女士擔任救援，在某些段落上協力翻譯。當然，更重要的是，群學出版社編輯黃恩霖先生精細的後製校修，沒有他後援投入，彌補譯者們的不足，中譯本真不知何時才得以問世。

最後，作為翻譯這本書的發起者，要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蕭新煌教授和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李美賢教授，兩位慷慨應允為本書作序及導讀，各自以理性與感性的風格引介本書，畫龍點睛地增添了本書的可讀性。我個人在此衷心企盼，本書的翻譯能讓雲博士的研究在印尼文版問世後，再次以中文正體字版作為他與全球華文閱讀社群溝通的媒介，讓本書能引發更多人關注印尼華人社會的議題。更期待未來作者的研究能繼續創新突破，如繁花盛開而結果纍纍，累積出豐沛的東南亞離散華人社會學之研究成果。

邱炫元（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社會學博士）

導讀

在印尼，誰是「優勢族群」？

當得知台灣要出版雲昌耀博士的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 的中譯本（《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時，內心即充滿期待；先前閱讀過原著，對我而言，那是一段感性與知性交織的閱讀之旅。該作除了有深度的理論對話、清楚的分析架構之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終是那些紮根於田野的豐富又深具情感的經驗性資料。今天有幸為中譯版推介，得以早一步拜讀，閱讀此譯作的感受，與閱讀原著的經驗類似，不同之處在於，感性的那個部分益發深刻，相信這正是語言親近性產生的作用力。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的研究問題架構在印尼「後威權」的時空脈絡，不僅是對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的認同提出洞見，同時對未來研究拋出值得深究的研究方向。一般而言，「後威權」時期的印尼社會充滿了「革新」的氛圍以及對「自由／進步」的期待；本書觀察的「時間」與「地域」脈絡，與近年來相關領域代表性學者（例如王賡武教授及廖建裕教授）的提示——「全球化」及「中國興起」等因素對海外華人認同的影響——有積極的回應性與對話性。

此外，作者一開始即試圖就相關學術社群纏鬥已久的「華人性」（Chineseness）進行再概念化；藉助「離散」與「雜糅」等高

抽象的理論性概念，結合豐富而具體的經驗資料進行動態分析，不僅在「印尼華人認同」問題提出觀點，同時也給予長期信仰或陷溺於「多元文化主義」的迷思的相關學術社群，在「解決」印尼國族整合問題上，提示了新的可能。

厚重的田野資料，是《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最珍貴的寶藏之一。閱讀本書當中作者引述的田野記錄，雖是些再日常不過的對話，卻總撩起我過去造訪印尼所留下的深刻記憶與感受。過去幾年，曾走過印尼一些有許多華人居住的城鎮，也造訪了一些華人蹤跡相對較少的地方。在那裡，接觸了許多華人／社團／組織／媒體人，也訪問了一些華裔社群意見領袖以及許許多多尋常百姓；接觸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空中飛人，也有一輩子未曾離開印尼土地的人。他們有許多共享的歷史記憶，也有著南轅北轍的生命經驗。爲了面見報導人，有時透過自行安排的交通工具，在赤道上進行長遠跋涉，偶爾因爲過度顛簸，還得藉助「刮痧」對抗中暑與暈吐。有時候是受訪者因爲「安全考量」，「堅持」派司機開著炫亮的豪華大轎車來「迎接」，讓我在漫長的塞車之路上，還可以乾爽、舒服且「安心」地坐在 *pribumi* 司機右後方那個被禮儀權威定義爲「大位」的位置上，安靜無聲地在車內觀察車窗外的世界——壅塞地幾乎動彈不得的交通亂象、大道小巷裡人民的日常生活百態。訪談，有時在露天的攤販上進行，對話之間吸飲著旅遊指南呼籲要避免的冷飲；有時在富麗堂皇的星級飯店或是充斥諸多幫傭的私人大豪宅裡與報導人對談，吹著沁涼無聲的冷氣，豪飲著主人一再強調的「絕對安全」的冰飲。

這些親身經驗過的印尼／華社的「內部」異質性，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書中，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且歷歷在目；然而這些異質性，是過去相關著作很少呈現的印尼的社會現實。

除了內部異質性，「刻板印象」與「歧視」向來是探究印尼華人認同的重要觀察點，《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對此亦進行了厚重深刻的討論。自己過去在印尼社會試圖「理解」「華人問題」的過程中，許多慷慨激昂的對話，至今仍言猶在耳：

「他們〔指印尼當地土著〕是番仔……，我們〔指華人〕不跟他們一起上學。」

「印尼華人不上公立學校，因為『印尼人沒有資格教華人』……。」

「〔我們〕印尼華族，就是『看不起當地人』。」

「『印尼人沒有家規』、印尼教育只有認字而已、不教道德規矩。」

對讀過一些相關文獻的我而言，面對以上這些話語，一點也不感到驚異，然而，當類似的話語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探討「刻板印象」與「歧視」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時，我彷若又撞見當年那道隱匿在「弱勢族群」（印尼華人）瞳孔內的「帝國」光芒；從任何角度觀之，如此露骨的「文化優越意識」都令人難以消受。然而，正如本書也一再呈現的，來自印尼官方對華人政策性的歧視與「排除」，讓世代印尼華人身心皆處於「客人」的處

境，其創傷性同樣令人難以消受。我永遠無法忘懷，一位具有堅毅不拔性格、白手起家的華裔印尼商人於受訪時流露的悲傷和感嘆：

「再移民？移到哪？移到另一個『他鄉』？做什麼？『再學一次作客人』？學作客人，受苦啊！」

把類似以上華人的「文化優越意識」與「被歧視」，透過紮實的田野經驗資料，誠懇地在辯證過程相互參照，這是《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的特點，也是過去研究少見的。過去的諸多相關研究，未能跳脫「(華人)受害意識」的知識傳統，研究發問總是起始於「華人受害於『主流優勢族群的宰制』」——這樣的意識，不僅可能扭曲了某部分的社會現實，在說服力上也無可避免地受到局限。另方面，本書也批判了過去文獻近乎浮濫地召喚「多元文化主義」，以其作為尋求族群和解的出路。然而一如「受害意識」的視域傳統，「多元文化主義」觀點背後，亦視印尼社會存在一個具絕對「優勢」的主流文化壓迫著一個弱勢文化這樣的「事實」；然而，這個「事實／前提」恐怕需要透過更細膩的觀察以及更複雜的思辨進行再檢視。

其實，若細細品讀本書最後附上的兩篇文字簡單卻意味深長的附錄（「Evi Mariani 對身為印尼華裔的個人反思」以及「事實上到底是你們或是我們已經受夠了？」），我們不難領悟，其實在印尼國族整合問題上，似乎「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對這一

點，雲博士在本書中雖未明言，但參照其豐富的經驗資料來看，「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實已內化在其書寫脈絡裡。也因此，《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在問題意識的開展上，已鮮明地轉移或告別了許多東南亞華人研究長期未受嚴謹批判的「受害意識」的思維慣習。

在印尼華人研究領域上著作等身的廖建裕教授，曾於 1998 年在 *Straits Times* 針對後威權時代的「印尼華人問題」提出一個悲觀的觀點：

印尼社會的排華暴動，其實是一種「長年存在」、「不會斷絕」的「所謂的華人問題」；「在大多數土著印尼人的眼裡，只要華裔一天沒有完全被土著社會吸納，所謂的『華人問題』將繼續存在。」（*Straits Times* 25 Feb 1998: 36）

雖然本書的結論，並沒有一掃廖教授當年流露的悲觀，但是如果讀者能夠細究書內許多來自不同報導人提供的那些充滿「矛盾與掙扎」的感受、情緒、觀點與對話，也許，在未來問題意識的開展上，我們會更有意識地去審視自己的提問，釐清究竟自己關注的是「哪種印尼華人的華人問題」、「什麼時候的印尼華人問題」、「哪個世代的印尼華人問題」、「哪個地方的印尼華人問題」、「是男的還是女的印尼華人的問題」，甚至「『華人問題』在印尼究竟是不是一個『問題』」。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能跳脫過去相關研究知識的框架、涵蓋更寬廣的面向、提供更紮實的經驗資料，某種程度或與雲博士的成長歷程有關。「華裔的身分、出生於馬來西亞、成長於汶萊、掌握多語的能力、在西澳完成高等教育與學術訓練」此一經驗與歷程，給予他研究「印尼華人問題」一個特殊有利的位置。就此書呈現的議題敏感性、多面向的研究關懷與成果，顯然地，雲博士絲毫沒有辜負他所擁有的優勢，成果甚至遠超越對其優勢的期待。

整體而言，《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在觀察面向上所呈現的涵蓋力、在辯證理路上所呈現的邏輯性與對話性，以及從其豐富而細膩的經驗性資料所透露的對研究對象的深刻理解與研究者的反身性等等，共同客觀地具體化本書的學術重要性。此一著作之問世，不僅直接地嘉惠印尼華人的研究者，對海外華人研究、族群研究、印尼研究等學術社群而言，本書亦提供了刺激精彩的學術對話的素材。而台灣中文翻譯版的問世，對華文世界華人研究領域的入門者而言，更是一大福音；況且本書絕佳的翻譯品質，甚至會讓讀者感受到輕快閱讀帶來的幸福感。

李美賢（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序言

1998年五月，印尼遭受了這個國家從未經歷過的排華暴動的摧殘。華人的資產遭洗劫、搶奪及燒毀；華人居民受攻擊、折磨和殺害；華人婦女被強暴。在學生運動終於推翻了總統蘇哈托並終止「新秩序」政體（1966-1998）的同時，暴亂也在首都雅加達以及其他印尼城市隨之發生。

這場騷亂被稱為「排華暴動」，是因為華人成為攻擊的目標，或者更精確地說，華人被當作必須負起國家經濟危機責任的代罪羔羊。然而，1998年五月暴動對印尼華人而言卻是個轉捩點，它標誌著華人——同時也是印尼這個國家本身——的新生。

隨著排華暴動的發生以及蘇哈托垮台，印尼歷經了「改革」（Reformasi）以及民主化的過程。幾十年後，華人文化首次再現於世人。許多華人利用新的民主空間成立政黨、非政府組織與行動團體，以奮力廢除歧視性的法律、捍衛他們的權益，以及推動印尼各族群間的團結。他們利用這個改革氛圍提倡多元論和多元文化主義，並解放他們長期受壓迫的認同和文化傳承。因此後蘇哈托時期對印尼華人而言至為關鍵。

印尼現在面臨著重新概念化華人性（Chineseness），以及理解身為華人意義為何的迫切需要。如同亞倫（Pam Allen）所言：「在蘇哈托時期根本沒有空間可以解構這個詞〔華人性〕；在後蘇哈托的印尼，人們會希望這個標記可以受到檢視，以揭示它究竟是什麼：一個讓我們得以認為我們『認識』印尼華人的統稱詞

彙。」(2003: 388) 因此，本書的目的是拆解 1998 年後華人性的複雜意義。藉由檢視印尼華人的歷史困境，以及對於 1998 年後政治和文化之解放的當代回應，本書對「華人問題」提供廣泛的分析。

接下來的問題是：印尼華人如何自我認同？辨識華人認同的轉化和改變的可能性有多重要？學者（和政府）該如何有效地將華人性理論化——透過同化、多元文化主義和雜糅性（hybridity）等概念？自 1998 年以來，印尼的華人文化是以何種方式再華化（resinicization）？是甚麼樣的力量形塑這波運動？階級、種族和族群性如何形塑華人與非華人的關係？

為瞭解印尼華人的認同，我於 2004 年在雅加達做了一年的田野研究工作，這項田野工作是個豐富的經驗——在個人上和學術上都是。這個田野工作不僅為我的研究增加了洞見，也讓我自己親身經歷了人類學者所稱的「成為土著」（going native）——或者以我的案例來說，是成為印尼（華）人。我在此使用的「土著」（native）一詞，不僅指的是原住民（*pribumi*）（土地之子；本土印尼人），還包括印尼華裔——那些歷經許多世代住在印尼並且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儘管在新秩序的「印尼性」（Indonesianess）定義下，他們被視為非土生土長的「他者」（non-native "Other"）。

本研究的獨特面向是，我的多重主體性和多種語言能力，使我在印尼同時成為局內人和局外人。我的背景是一名華裔，出生於馬來西亞，在汶萊長大並在澳洲接受教育和生活，這使能夠共享身為少數族群的經驗並體會認同的複雜性。我的「東方人」外表和行為舉止，以及流暢的雅加達印尼語，讓我可以在某種程